

陶花嫂的幸福

□张学鹏



金棒和我们一样,都是农民工,在一个工地上流汗,一个锅里吃饭,一个工棚里睡觉,一起排忧解难。金棒勤快能干,脑瓜灵活,我们都喜欢他。

喜欢金棒的不仅是我们,还有他的媳妇陶花。

陶花在工厂里打工,周末,陶花常来工地。金棒比我们两岁,陶花来了,我们都喊花嫂子。两口子有一儿一女,儿子读高中,女儿上初中,家里除三亩田外,孩子上学花费全靠两人打工挣钱,压力可想而知。尽管如此,花嫂一直很乐观。

一个春天的早上,花嫂提着一袋桔子来到工地。陶花嫂每次来都不空手,有时提水果,有时拿一些花生、瓜子。这天恰巧歇工,我们几个工友正在玩扑克。

看见花嫂进来,我说:“嫂子来了,我们就有桔子吃了,来吧,一人一个。”

吃着桔子,我说:“走吧,兄弟们,我们出去逛逛街,看看城里的美女,让棒哥和花嫂说说话,交流交流感情。”

花嫂瞥我一眼,“就你皮,吃着桔子还堵不住嘴。”

我们走出房门,棒哥说:“谢谢兄弟们,晚上我安排啤酒。”

棒哥和花嫂关了房门,小两口小别胜新婚,一定开始快乐地交流感情了。

我们从河边溜达到街上,又从街上溜达到回河边,感觉棒哥和花嫂的感情交流完了,我们才回到工地。花嫂正在洗衣服,兄弟们的脏衣服已经干干净净地晒在了绳上,阳光下,像一面面旗,迎风飘扬。

我说:“嫂子来了,不但有美食吃,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,以后嫂子要常来。”

花嫂捂着嘴笑。

日近中午,我对厨师说:“嫂子来了,你就不要做饭了,我们喜欢吃嫂子做的饭。”

花嫂围上围裙,挽起秀发,为大伙做了一锅猪肉炖粉条,每人一大碗。吃着花嫂做的菜,大伙赞不绝口。

我说:“嫂子做的菜真香,下周嫂子还来给我们做菜。”

花嫂说:“想吃猪肉炖粉条还不容易吗,下次还给你们做。”

吃过饭,花嫂洗干净锅碗瓢盆,帮我们叠好被子,把工棚里外打扫一遍。

我说:“嫂子别忙了,歇会吧。”

花嫂抹了一把额上的细汗,说:“我

不累,这点活算个啥,你们住得干净,我安心。”

棒哥说:“陶花是个闲不住的人,爱劳动,劳动着,幸福着。”

我说:“以后找媳妇,能像嫂子一半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工友说:“棒哥真有福,儿女双全,又娶个好媳妇,好事全让棒哥占了。”

棒哥望着花嫂,嘿嘿地笑。

棒哥送走花嫂,回到工地,城市华灯初上。棒哥坐在窗前,望着万家灯火,喃喃自语:“陶花跟着我,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,她最大的愿望,是在这里安家,有车有房,不再居无定所,四处漂泊,到那时,该有多好。”

我说:“凭你的本事,车子房子都会有的,好好干吧,棒哥。”

一个工友说:“我要是能娶上和嫂子一样的媳妇,再苦再累也值,冬天不穿棉袄也能过冬。”

工友们一阵大笑,棒哥也跟着苦笑,笑完,我看见棒哥的眼角里闪烁着泪光。

搅拌机在转动,时光在流淌。花嫂每次来工地,我们心神领会地躲出去,让小两口交流感情。花嫂帮我们洗衣、做饭、

打扫卫生。

搅拌机从春暖花开转到夏日蝉鸣,从黄叶飘舞转到冬雪纷飞,我们建设的高楼像芝麻开花一样,节节高。

春节前夕,工程完工了,我们要离开工地,各奔前程。

分别那天,花嫂也来了。花嫂说:“感谢兄弟们一年多来的照顾,有缘千里来相会,相信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。”

花嫂又说:“空闲时,我给兄弟们每人织了一双手套,算是分别的礼物。”

花嫂拿出手套,分别送到我们手中。我戴上手套,不大不小,暖绒绒的毛线散发着花嫂淡淡的体香。

花开花谢,斗转星移。我和工友们游荡在不同工地。多年后,一个蝉鸣的日子,我和工友去一个工地找活干。没想到,接待我们的竟然是金棒,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,聊得正欢。陶花嫂走了进来,她一眼认出了我,满是惊喜,笑容像一朵盛开的桃花。岁月的风尘好像没有从她身上走过,花嫂依然年轻漂亮,乐观向上。

花嫂说:“世界真是太小了,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们,兄弟都还好吗?中

午都不能走,让金棒请你们喝酒。”说着话,花嫂每人发了一罐饮料。

我打趣道:“嫂子来了,我们出去逛街吧,让嫂子和棒哥交流一下感情。”

大家都乐了。花嫂拍了我一下,“就你皮,现在用不着了,我们有车有房,比过去强多了,感谢兄弟们的帮助,苦日子熬到头了。”

在棒哥的办公室墙上,挂着一张合影:在一个开满鲜花的小区里,花嫂挽着棒哥,站在小轿车前,花嫂笑颜如花。

照片下面有一行金字:我相信未来生活是美好的,她就像头顶的太阳,尽管经常偷走我的汗水,但我还是时刻向往她,因为我坚信,再硬的钢筋水泥也阻挡不了,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……

张学鹏

河南省作协会员,作品散见国内外百余种报刊。小小说连年入选各类年选本及各地考试卷,多次获全国征文赛一、二、三等奖。著有诗集《乡村之恋》、小说集《一树繁花听鸟鸣》。

表姨

□陈松林

大丫、二丫、三丫与表姨走得近,倒不是因为她是妈妈的亲表妹,而是妈妈逝去后,她总是泪眼巴巴地心疼着小姐儿仁,姐儿仁一直没忘。

1981年早春的一天,姐儿仁还没到中午放学时间,就被邻居张二婶红着眼圈儿领了回来。路上,粗手大脚的张二婶颤着声音叮嘱:你们妈妈得急病……走了……可别忒哭了啊……宝贝儿们……说着,她却泣不成声了。

拐过村路的最后一道弯弯儿,姐儿仁一闻到从家里飘出烧纸的味道,就把书包一扔,嗷地一声跑了过去……还在灵前低泣的表姨,眼泪又一次涌流而出,一声撕心裂肺的“可怜的孩子唉……”,一把将她们揽进怀里……院里院外,顿时笼罩在一片哭声和悲痛里。

那年,大丫十岁、二丫九岁、三丫八岁。表姨也刚嫁到这个村不久,二十六岁。之后,表姨就经常出入她们家,不是帮着做饭,就是把给她们做好的衣服抱过来。她们经常看到表姨扭头离开时的发红的眼圈儿。表姨给姐儿仁做的鞋子很讲究,本来极为平常的鞋面上,点缀上

一朵小花或一枚绿叶,使正值青春年少的她们穿在脚上,顿生光彩。她把姐儿仁打扮得像田野里的三朵花。

直到爹给姐儿仁又娶了个“新妈”,表姨才算是松了一口气。

常言道,有后妈就有后爹。有时姐儿仁放学回来,爹无端地黑着脸发脾气,她们大气不敢出。一次,天都妈炸眼儿(蚂蚱眼儿,沧州方言,即傍晚的时候)了,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的表姨夫妻,看到村边树下,姐儿仁正低头蹲挤在一起,还没等问在这儿干嘛,她们就扑向她抽噎起来,断断续续地说着不想上学了。她一听,气不打一处来,让丈夫先回家做饭,她领着姐儿仁直奔她们的家,把锄头往门口旁咚的一戳,嘤当一声,推开单扇木门,进屋朝着她们的爹,指鼻子剜眼地就是一顿数落。一旁的“新妈”直说好话。她们的爹垂下头,深叹一口气,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。她这才抹着眼泪出门回家。

从此,表姨又常问起她们的学费,必要的时候给予了接济。爹和后妈虽然又给她们生了个小弟弟,家庭有了新的

拖累,但还是一直鼓励着她们好好学习。姐儿仁读到初中毕业,转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,打工,干家务。到了当嫁的年龄,相继续着泪嫁了人出了村子。

姐儿仁逢年过节,就相约着去看望表姨。而随着时间的流逝,生活带给她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,她们的儿女都到了谋业和嫁娶的年龄,走关系用钱,买车置楼更离不开真金白银,讨旧账借新债,也不得不成为家庭的新内容。而多年前因表姨家的三个儿子盖房娶妻,借给表姨家的钱,又是万万不能催要的啊。

那些年,农村嫁娶虽还不兴买车置楼,而表姨的三个儿子要想顺利地娶上媳妇也是个坎儿,起码每人要有一处新砖房,才会有人上门提亲。姐儿仁商定,只要表姨求上门儿,多难也得帮,还不了,到多咱也不催要。困难面前,表姨还真就向她们张了嘴。她们先后共借给表姨家二十多万元。三个表弟都成了家。

而后来这些年,表姨不论在什么时候,对欠她们钱的事儿都是黑不提白不提,更没有任何歉意地表示。她们虽都已意会,但谁也没有说什么,心里都恪守着

当初的诺言。

表姨七十六岁时初秋的一天,虽已瘦弱无力,却打扮得干净利落,坐着三儿子的面包车,亲自到大丫、二丫、三丫家还清了欠款,连本带息共还了三十六万元。每到哪个丫头家,就是说下大天来,说下大天来(沧州方言,即说什么也不行),她也要连本带息一起还清。

因为秋忙,姐儿仁还没来得及沟通,就接到了表姨过世的噩耗。也了解到,十多年前,表姨和全家操持完三儿子的婚事,就得了一种罕见的病,每年要花掉高额的医药费,还叮嘱不要让姐儿仁知道。就在一个月前,表姨又诊断出肺癌晚期。她自知时日不多了,跟儿子们合计后,凑齐了还清姐儿仁的欠款,执意要亲自送还。

陈松林

沧州市作协会员,青县作协副主席,曾有多篇文字获得省市级奖项。出版合集《五人诗选》。